

# 《巫与祭司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巫与祭司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0089760

10位ISBN编号：710008976X

出版时间：2013-7

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

作者：宋兆麟

页数：38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巫与祭司》

## 内容概要

说起巫覡、萨满，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，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。其实，他们也有过辉煌，只是被淹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了。事实上，它也有产生、发展、没落的历史过程，而且它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，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，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覡的问题，给它以历史的正确评论。

# 《巫与祭司》

## 作者简介

宋兆麟，男，1936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，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中国历史博物馆（今中国国家博物馆）研究员。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。著有《中国原始社会史》《边疆民族考察记》丛书、《民族文物通论》等著作。

## 书籍目录

- 前言 001
- 第一章 巫之兴衰 006
  - 一、初兴 007
  - 二、黄金时代 013
  - 三、衰落 021
- 第二章 鬼神世界 034
  - 一、灵魂 034
  - 二、自然神 041
  - 三、图腾与族徽 050
  - 四、生殖神 060
  - 五、祖先神 065
  - 六、人造物神 076
  - 七、社会神 082
- 第三章 通神之巫 090
  - 一、女巫的出现 090
  - 二、神的代言人 096
  - 三、传授方式 103
  - 四、巫师的种类 107
  - 五、巫衣和法器 120
  - 六、巫师的骗术 131
- 第四章 巫觋仪式 139
  - 一、释兆 139
  - 二、占卜 147
  - 三、祭祀 159
  - 四、巫术 202
- 第五章 巫与文字 220
  - 一、巫图 222
  - 二、文字起源于巫 244
  - 三、西南象形文字链 249
- 第六章 巫与文化艺术 260
  - 一、祭辞文学 260
  - 二、巫与历史 268
  - 三、巫舞 274
  - 四、巫画 284
  - 五、巫塑 293
- 第七章 巫与科学知识 300
  - 一、占卜与数学 300
  - 二、天文学 307
  - 三、星占术 311
  - 四、医药知识 315
- 第八章 神明裁判 331
  - 一、神判实例 333
  - 二、法与神判 342
  - 三、神判的历史意义 347
- 第九章 祭司与文明的起源 354
  - 一、史前社会晚期的剧变 354
  - 二、颛项的宗教改革 361

三、文明起源的催生婆 370

结语 374

一、巫覡的历史作用 374

二、巫覡的长期延续和我们的对策 379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我以前真是睁眼瞎啊，这么好干货满满的书才给打三星……现在二周目读，把评分改过来，暂定四星，也许会更高。
- 2、一般内容，文章多有前后不搭错漏的语句。
- 3、泛泛而谈都说不上
- 4、3.5
- 5、(转发)巫觋—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  
宋兆麟

说起巫觋、萨满，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，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。其实，他们也有过辉煌，也有产生、发展、没落的历史过程，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，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，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，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。

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，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。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、部落首领，后来才有巫师。我国古代称“巫觋”，女性为“巫”，男性为“觋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巫，祝也。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”所谓“事无形”，即指看不见的鬼神，但请神必须歌舞，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，是巫教的执行者，又是通晓歌舞的人。

对巫觋问题，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。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1961年暑假，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、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，翦先生还写了一本《内蒙访古》，颇有影响。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，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，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。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的共鸣。当时主管文化、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，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。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，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，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，调查民族历史情况。

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，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。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，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。事后转赴云南，对西双版纳傣族、丽江纳西族、泸沽湖摩梭人、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，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。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。巫觋是分类型的，亚洲南部、非洲为巫，美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，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。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，“文革”后又进行补充调查，地域范围也扩大了，远及海南、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新疆和东北三省。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，到了中年以后，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，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。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，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，最后写成学术专著，以《巫与巫术》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，书中对巫的兴衰、信仰、职能，以及与历史、文学、歌舞、科技、天文、历法、医药、法律等的关系，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

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，我意识到，巫觋、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，掌握知识比较丰富。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，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，他们掌握历史传说、神话故事，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。到了巫觋晚期，即祭司出现以后，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。如关于文字的起源，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，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，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，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，还是纳西族、摩梭人的象形文字，都是巫觋的文字，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。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，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，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，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，这一事实告诉我们，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。巫觋，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，应该是医者，是知识分子的前身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引西汉贾谊的话说：“吾闻古之圣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卜医之中。”因为古代占卜、行医都为祭司所掌

握，正是在“卜医之中”孕育、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，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覡的历史事实。所以，巫覡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，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，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。

《巫与巫术》出版之后，受到学术界的肯定，读者反映良好，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。而今，我又进行一些补充、修改，增加了《巫与文字》一章，成为新的修订本，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，现在书名改为《巫与祭司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。

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？

肯定地说，在社会生活中，祭司是大巫，是宗教首领，又是继承、传播文化的智者；在政治上，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，参与决策，起军师作用，有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，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。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，王权高于神权，王为主，祭司为臣，祭司是王权的附庸。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，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，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，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，从巫覡分离出来的祭司，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，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，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，从这种角度说，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，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、法律、礼制、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。

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。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，带有氏族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。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祭祀、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，在这些战争中，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：王、军事首领和祭司。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，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，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、谋士；战争开始时，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，讲历史，述冤仇，鼓舞士气，煽动血族复仇；在征战中，与军事首领、王合作，研究对策；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，置敌方于死地；战后，祭司要主祭战神。

祭司是法律的执行人。过去氏族间的矛盾、冲突，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。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，社会矛盾空前增加，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，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，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，当时有两种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：一是王权、暴力；二是神的威慑力。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，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，出现了神判，如占卜、诅咒、沸水捞石斧等，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。

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。在氏族时代，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，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，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。《说文》：“礼，履也，所以事神致福也。”概括地说，礼制是以名分、地位、礼仪、礼器、葬俗等形式，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、行为规范，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，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，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，维护社会秩序。

祭司发明了文字。最早的巫覡是不脱产的，他们是氏族的一员，从事生产劳动，又从事宗教活动。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较多的文化知识，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，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。不过，一旦从巫覡分离出来，作为祭司，他们不仅有物力、财力进行宗教活动，还脱离了生产，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，占卜、祭祀、巫术，从中也发明了文字，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，如总结历法，从事歌舞、绘画艺术。《大戴礼·五帝德篇》中颛顼“履时以象天，依鬼神以制义，治气以教民，絜诚以祭祀”，把政治、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，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，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。

自巫覡产生以来，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。数百万年，沧海桑田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，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。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，巫教在

## 《巫与祭司》

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。就中国来说，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。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，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，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，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，使得它历史之久，波及面之广，影响程度之深，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。但是，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，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，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它属于历史的范畴，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，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。

万事开头难。巫的研究，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课题。历史的攻坚，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，但是有关巫的记载相当缺乏。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“二维”方法，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，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，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，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“活化石”，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，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。当然，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，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，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《巫与祭司》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。

做任何一门学问，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，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。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、阶段性的成果。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，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，但要跑好，有特色，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，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。因此，我的研究成果，仅仅是抛砖引玉，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，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。

（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、著名民族考古学家）

6、或许应该更名为少数民族巫术学，引用的资料很珍贵，是作者实地考察得来的。但我希望找到的资料是中国古代典籍的集合。另外我觉得本书罗列偏多而无甚新观点，相信科学反对迷信的老生常谈让人倍感无聊（也有时代影响）

7、文笔比较枯燥，反复引用古文。但一些民族习俗介绍得比较详细，仍不失一本独特，内容较丰富的书。优点还有图片比较多，虽然出处引用还不够好，作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比较细致，时间也比较早期，我说是文革前，就是在大规模被政治运动冲击前。我比较对作者田野调查时的见闻类的散文感兴趣，大概找了一下，没有看到。

1956年，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田野调查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，要找一找。

8、巫觋三个阶段祭司巫术特征，类型

9、作为科普书还是可以看看



1、作者在给出材料的同时，多出加入了自己的见解。但论据weak，而且作者从始至终观点明确（要信仰科学，巫是愚昧的），导致此书既不能起到客观介绍的作用，也没能起到有质量有信服力地阐述作者自己见解的作用。

2、(转发)巫觋—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宋兆麟说起巫觋、萨满，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，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。其实，他们也有过辉煌，也有产生、发展、没落的历史过程，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，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，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，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。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，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。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、部落首领，后来才有巫师。我国古代称“巫觋”，女性为“巫”，男性为“觋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巫，祝也。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”所谓“事无形”，即指看不见的鬼神，但请神必须歌舞，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，是巫教的执行者，又是通晓歌舞的人。对巫觋问题，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。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。1961年暑假，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、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，翦先生还写了一本《内蒙访古》，颇有影响。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，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，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。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的共鸣。当时主管文化、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，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。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，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，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，调查民族历史情况。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，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。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，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。事后转赴云南，对西双版纳傣族、丽江纳西族、泸沽湖摩梭人、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，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。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。巫觋是分类型的，亚洲南部、非洲为巫，美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，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。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，“文革”后又进行补充调查，地域范围也扩大了，远及海南、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新疆和东北三省。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，到了中年以后，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，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。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，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，最后写成学术专著，以《巫与巫术》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，书中对巫的兴衰、信仰、职能，以及与历史、文学、歌舞、科技、天文、历法、医药、法律等的关系，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，我意识到，巫觋、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，掌握知识比较丰富。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，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，他们掌握历史传说、神话故事，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。到了巫觋晚期，即祭司出现以后，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。如关于文字的起源，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，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，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，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，还是纳西族、摩梭人的象形文字，都是巫觋的文字，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。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，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，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，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，这一事实告诉我们，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。巫觋，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，应该是医者，是知识分子的前身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引西汉贾谊的话说：“吾闻古之圣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卜医之中。”因为古代占卜、行医都为祭司所掌握，正是在“卜医之中”孕育、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，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觋的历史事实。所以，巫觋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，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，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。《巫与巫术》出版之后，受到学术界的肯定，读者反映良好，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。而今，我又进行一些补充、修改，增加了《巫与文字》一章，成为新的修订本，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，现在书名改为《巫与祭司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。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？肯定地说，在社会生活中，祭司是大巫，是宗教首领，又是继承、传播文化的智者；在政治上，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，参与决策，起军师作用，有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，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。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，王权高于神权，王为主，祭司为臣，祭司是王权的附庸。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，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，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，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，从巫觋分离出来的祭司，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，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，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，从这种角度说，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，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、法律、礼制、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。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。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，带有氏族

## 《巫与祭司》

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。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祭祀、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，在这些战争中，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：王、军事首领和祭司。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，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，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、谋士；战争开始时，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，讲历史，述冤仇，鼓舞士气，煽动血族复仇；在征战中，与军事首领、王合作，研究对策；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，置敌方于死地；战后，祭司要主祭战神。祭司是法律的执行人。过去氏族间的矛盾、冲突，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。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，社会矛盾空前增加，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，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，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，当时有两种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：一是王权、暴力；二是神的威慑力。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，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，出现了神判，如占卜、诅咒、沸水捞石斧等，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。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。在氏族时代，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，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，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。《说文》：“礼，履也，所以事神致福也。”概括地说，礼制是以名分、地位、礼仪、礼器、葬俗等形式，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、行为规范，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，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，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，维护社会秩序。祭司发明了文字。最早的巫觋是不脱产的，他们是氏族的一员，从事生产劳动，又从事宗教活动。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较多的文化知识，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，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。不过，一旦从巫觋分离出来，作为祭司，他们不仅有物力、财力进行宗教活动，还脱离了生产，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，占卜、祭祀、巫术，从中也发明了文字，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，如总结历法，从事歌舞、绘画艺术。《大戴礼·五帝德篇》中颛顼“履时以象天，依鬼神以制义，治气以教民，絜诚以祭祀”，把政治、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，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，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。自巫觋产生以来，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。数百万年，沧海桑田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，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。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，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。就中国来说，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。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，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，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，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，使得它历史之久，波及面之广，影响程度之深，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。但是，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，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，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它属于历史的范畴，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，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。万事开头难。巫的研究，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课题。历史的攻坚，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，但是有关巫的记载相当缺乏。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“二维”方法，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，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，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，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“活化石”，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，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。当然，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，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，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《巫与祭司》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。做任何一门学问，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，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。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、阶段性的成果。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，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，但要跑好，有特色，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，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。因此，我的研究成果，仅仅是抛砖引玉，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，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。（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、著名民族考古学家）

# 《巫与祭司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